

原住民未来主义：演进、类型及其认识论基础

胡志红¹, 宋茂儒^{1,2}

(1. 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 四川成都, 611756;

2. 成都工业学院外国语学院, 四川成都, 611730)

摘要: 原住民未来主义是近十余年来在原住民文学和艺术领域兴起的一股重要的创作与批评潮流, 它主张超越白人至上的宏大未来主义叙事, 构想以原住民生存与文化为叙事核心的未来图景。在其发展演进过程中, 不仅形成了以原住民赛博朋克、原住民生态反乌托邦为代表的子类型, 而且还确立起以原住民未来性和原住民科学素养为核心的认识论基础, 进而将“原住民性”牢牢地置于科技想象和未来叙事的核心。原住民未来主义既是一场颇具创造性的美学实践, 也是一项原住民复兴自身文化与传统、追求当下和未来民族自决的去殖民化行动。它的出现与发展不仅为构建更加公正、包容与多元的未来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同时也为当下全球南方超越西方中心话语、推动多元文明互鉴与交流提供了启示与借鉴。

关键词: 原住民未来主义; 原住民赛博朋克; 原住民生态反乌托邦; 原住民未来性; 原住民科学素养; 全球南方

中图分类号: I109.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26)01-0184-11

近十多年来, 原住民未来主义作为一股融合原住民文化和未来元素的创作与批评潮流, 逐渐在原住民文学、艺术与批评研究领域兴起。这一新兴潮流不仅涵盖科幻、推想与奇幻等文学类型, 还延伸至漫画、电影、音乐、电子游戏和虚拟现实等艺术形式, 充分展现了当代原住民创作的生命力与想象力。该词英文的复数形式(*Indigenous Futurisms*)表明原住民未来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地域差异性与文化多样性。作为主流未来主义的替代性方案, 原住民未来主义反对白人文化霸权, 挑战西方科幻与未来叙事对原住民及其文化的结构性忽视, 并致力于打破主流文化中“原住民终将消亡”的线性历史想象。一方面, 它立足于原住民的生存经验, 将原住民世界观、知识体系与审美范畴有机融入未来叙事, 从而颠覆并拓展了西方科幻、推想与奇幻文学的内容边界与表现形式; 另一方面, 它又将未来叙事视为讲述原住民文化与殖民历史经验的重要策略, 通过揭示与批判过去和当下的暴力与不公、构想公正而包容的未来, 推动原住民的去殖民化进程。总之, 原住民未来主义将原住民的主体能动性, 无论是在创作主体层面还是故事叙述层面, 从边缘推向中心, 从当下推向未来, 从而打开了想象未来的多重文化面向。

当前, 国内学界已开始关注非洲未来主义、美国华裔未来主义等边缘群体的文学与艺术实践。例如, 林大江指出, 非洲未来主义兼具理论与实践意义, 并致力于“发现历史、现实、未来中非洲裔族群价值”^[1]; 徐刚和胡铁生则把科幻文学视为美国华裔作家“表达自身诉求及其文化价值观的政治诗学空间”^[2]。然而, 鲜有学者注意到原住民未来主义这一新近崛起的创作与批评潮流。本文着重探讨

收稿日期: 2025-06-06

基金项目: 2021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欧美生态批评文献整理与研究”(21XWW005)

作者简介: 胡志红, 男, 四川成都人, 文学博士, 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生态文学及生态批评, 联系邮箱: hzh99@163.com; 宋茂儒, 男, 四川阆中人, 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成都工业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 主要研究方向: 加拿大原住民文学、生态批评

原住民未来主义的演进、类型及认识论基础,以厘清其核心内涵、形式与功能,进而为国内学界的原住民文学研究提供有益参考。

一、原住民未来主义的演进

长期以来,在想象科技与文明交融的未来主义文学创作和美学实践中,原住民形象与声音几乎难觅踪迹。基于对科幻小说能否构想出原住民未来的思考,2012年,美国阿尼什纳比族批评学者格雷斯·L·迪伦(Grace L. Dillon)在《漫步云端:原住民科幻文学选集》(*Walking the Clouds: An Anthology of Indigenous Science Fiction*)中首次提出原住民未来主义概念,用以指称由原住民作家创作,并以原住民经验为核心的科幻文学实践。“未来主义”一词最早可追溯至20世纪初意大利的未来主义运动。与该运动对科技无限可能性的推崇、对高度机械化与工业化未来景观的颂扬不同,原住民未来主义并不意在延续这种想象,而是将想象未来视为原住民自我生存与文化延续的表达方式。从创作维度来看,迪伦最先专注于科幻这一文学类型,强调其具备“设想原住民未来、重新找回希望与梦想的能力”^{[3](2)}。然而,原住民未来主义并非单纯属于科幻范畴,在迪伦的论述中,原住民未来主义既面向科幻,又超越科幻:一方面,它借助科幻叙事的超现实与陌生化策略来开拓属于原住民的别样未来;另一方面,它又将“科幻理论与原住民理性主义、原住民科学和西方科技文化”等元素融为一体^{[3](2)},突破类型文学的预设边界与期待。因此,原住民未来主义致力于赋予科幻以新的意义结构,并将其转化为一种跨文化、跨知识体系的叙事模式。这种叙事模式不仅超越了以“保留地现实主义”(reservation realisms)为主流的原住民文学传统,同时也挑战、改变并拓展科幻文学的规则与边界。尽管科幻与原住民文学看似相去甚远,西方科学也长期将原住民知识体系贬斥为神话、迷信或未经经验证的经验,然而,在原住民学者看来,原住民科幻并非全新之物,当代实验性科幻所推崇的那些特质,正是古老原住民认识论的核心要素。正如迪伦所言,当代科幻作家所采用的诸多实验性叙事技巧——如平行现实、多重宇宙和时空穿越——均可以在原住民文化传统中找到相应原型^{3}。

此外,原住民未来主义自提出之时,就不局限于纯粹的科幻创作或研究范畴,而是被理解为一种抵抗主流文化压制、延续原住民生存的政治实践。换言之,想象原住民未来既是一种故事世界的建构,也是建构该世界的种种当下实践。约翰·里德尔(John Rieder)指出,科幻作为一种可辨识的文类,产生于殖民语境,并且始终在历史上深度卷入帝国想象的生产过程^[4]。主流科幻作品如《星际迷航》(*Star Trek*)与《阿凡达》(*Avatar*),往往延续殖民话语中关于征服、掠夺与他者化的叙事母题。这些作品依赖文明/野蛮、自我/他者、占领者/被占领者等二元对立结构,从而强化了殖民幻想与帝国想象的历史遗产。而在这一话语中,原住民或被贬抑为落后、被动的符号化形象,或被浪漫化为理想的自然守护者。与之相对,原住民未来主义则凸显原住民在未来想象中的主体性与能动性,把主流科幻中的“发现”与“征服”叙事转化为原住民的生存故事,进而在科幻框架中书写抵抗殖民压迫、确认原住民存在的新未来。正因如此,迪伦认为,任何形式的原住民未来主义都意味着一种摆脱殖民历史影响、追寻族群传统与知识经验的“自我回归”^{[3](10)}。这一见解恰好呼应了美国印第安学者杰拉德·维泽诺(Gerald Vizenor)提出的“生存抵抗”(survivance)概念,即强调“原住民的在场及其真实生存状况”^[5]:通过恢复原住民被压抑的历史与实践、重视与尊崇原住民知识,原住民未来主义颠覆了主流科幻中原住民缺席、虚无或单一受害者身份的叙事,从而构成一种强有力的去殖民化实践。在澳大利亚原住民学者布朗温·卡尔森(Bronwyn Carlson)看来,原住民未来主义是一种“政治性的叙事与想象策略”^[6],其核心在于以未来之名回应原住民所面临的历史与现实困境。可见,原住民未来主义并不是单向度地描绘原住民与科技共生的理想化未来,而是把原住民殖民历史、当下生活和未来图景视为不断展开的、

未曾中断的连续体。正是在这一连续体中,它宣告原住民将在未来世界中拥有立足之地,而未来也必然是“原住民、主权、技术和权力相互交叠”的世界^{[3](11)}。

原住民未来主义的出现得益于非洲未来主义的推动。作为一种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致力于“发现历史、现在和未来中非裔离散之意义的美学实践”^[1],非洲未来主义发出的“未来同样属于黑人”倡议,极大地激发了原住民构想自身未来的热情,并推动未来主义思潮从非裔离散群体拓展至全球原住民社群,进而发展成为一种跨国性的文化运动。奥克塔维亚·E.巴特勒(Octavia E. Butler)、塞缪尔·R.德莱尼(Samuel R. Delany)和娜洛·霍普金森(Nalo Hopkinson)等非裔作家的文学创作,更是为原住民未来主义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实践参照。原住民未来主义延续了非洲未来主义的批评锋芒,即解构和颠覆西方主流未来主义的有效性与其权威性。长期以来,关于未来的想象和叙事一直由西方主流未来主义所主导。在其叙事框架中,构想未来仅属于“白人的权利”,人类的未来也仅指向“白人的未来”^[7]。这种未来话语不仅否定和抹杀了边缘群体的存在,还在无形中巩固并合理化历史与当下持续的殖民压迫。针对当前北美洲定居者所构想的以进步逻辑为核心的单一未来,太平洋萨摩亚族学者杰森·E.刘易斯(Jason E. Lewis)认为,“原住民在其中要么不见身影,要么被刻画为落后、原始和失落的静态形象,总之,在未来世界中他们注定消亡”^[8]。西方主流未来主义,特别是其中潜藏的消除逻辑,让边缘群体意识到未来尽管无形无影,难以捕捉,但却是一个“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空间”^{[9](28)},并且早已被主流文化所占据和定义。受非洲未来主义的鼓舞,众多原住民学者纷纷强调想象是一种关乎原住民生存并有效对抗西方主流未来主义的认识论武器。美国齐佩瓦学者丹妮卡·梅达克-萨尔兹曼(Danika Medak-Saltzman)认为,“想象是设想、促成与建构更美好未来的强大工具”^[10]。通过描述未来的可能性蓝图,并揭示单一未来想象的潜在陷阱,原住民未来主义挑战了由主流文化建构并不断强化的既定真理,从而打开原住民身份、文化、政治与未来的边界。

在原住民未来主义提出之后,这一概念迅速激发了原住民学者与作家的批评与创作热情。一方面,以迪伦·霍普·尼科尔森(Hope Nicholson)和约书亚·怀特黑德(Joshua Whitehead)为代表的原住民学者以文学选集的形式,试图勾勒出更为悠长的原住民未来主义创作系谱。在迪伦看来,维泽诺的小说《熊心》(*Bearheart*)和《哥伦布的继承者》(*The Heirs of Columbus*)是原住民未来主义的开端之作^[11],而她主编的《漫步云端》作为首部原住民科幻选集,开启了系统化绘制原住民科幻创作谱系的尝试。在这一创作谱系的建构中,学者们进一步突破科幻的单一文类界限,将推想、奇幻、哥特等能够超越现实主义叙事模式、挑战压迫性现实的文学类型纳入其中。例如,美国黑脚族作家斯蒂芬·G.琼斯(Stephen G. Jones)的《快速红路:一首平原之歌》(*The Fast Red Road: A Plainsong*)因其充满恐怖与超现实元素的奇幻叙事,加拿大海斯拉族作家伊登·罗宾逊(Eden Robinson)的《终点大道》(*Terminal Avenue*)因其反乌托邦的推想维度,均在出版多年后被重新纳入原住民未来主义的谱系之中。另一方面,原住民未来主义的提出,激发了原住民作家构想自身未来的创作热情。在过去的十年里,以北美为中心的原住民科幻与推想文学正在蓬勃发展,大有成为“异质文学经典”的趋势^{[12](3)}。美国奥吉布瓦族路易丝·厄德里奇(Louise Erdrich)的《永生上帝的未来家园》(*Future Home of the Living God*)构想了一个社会停滞、人类再无生育能力的反乌托邦未来;美国普韦布洛族作家丽贝卡·罗安霍斯(Rebecca Roanhorse)则在《第六世界》(*The Sixth World*)系列作品中,通过一位纳瓦霍族猎人的冒险叙事,描绘了一个充斥着怪物与原住民神祇的后末日世界;而加拿大梅蒂斯族作家切尔西·沃尔(Chelsea Vowel)在《水牛是新水牛》(*Buffalo Is the New Buffalo*)中,则通过重构纳米技术、虚拟现实、基因改造、时间旅行等科幻母题,描绘了梅蒂斯人直面殖民创伤的未来想象。这些作品虽然在风格和题材上各不相同,却共同指向一个核心命题:原住民的主体性与能动性在未来叙事中不再缺席。无论是面对濒临崩溃的末世景观,还是气候危机不断加剧的生态困境,原住民及其知识体系均被塑造为扭转人类命运乃至重塑星球未来的关

键力量。

值得注意的是, 原住民未来主义在迅速发展的同时, 也因其对类型文学的热衷而引发部分学者的警惕。例如, 米丽娅姆·布朗·斯皮尔斯(Miriam Brown Spiers)认为, 将部分原住民作品, 尤其是较为早期的作品, 归入科幻这一范畴, 可能会“轻视原住民社群与声音, 将原住民的真实生活经验视为某种幻想”^[13], 究其原因, 科幻、推想以及奇幻等西方文学类型往往是建立在真实与虚构二元对立的预设之上, 其内含的单一现实与理性主义至上观念, 压缩了对原住民文化经验的多元理解空间, 进而阻碍了构想原住民未来的表达边界与限度。为了使原住民未来主义摆脱文类规约的束缚, 加拿大彻罗基族学者丹尼尔·H.贾斯蒂斯(Daniel Heace Justice)主张用“原住民奇异作品”(Indigenous wonderworks)涵盖以上类型。在他看来, 原住民未来主义所构想的未来, “并非不可能的延伸, 而是可能性的拓展”^[14]。而“奇异作品”强调的是一种多元世界观的表达方式: 所谓奇异之物, “是异质的、别样的, 存在于日常与平凡的边界之外, 并与当下世界并行共存”^{[15](153)}。借助这一概念, 贾斯蒂斯意在提醒非原住民读者, 原住民未来主义所构想的未来, 并非虚无缥缈、不切实际的幻想, 而是扎根于“原住民的土地、历史、文化与经验以及他们与周围世界的关联方式”^[14]。

近几年来, 原住民未来主义在创作方面突破了文学的边界, 延伸至电影、绘画、虚拟现实等视觉艺术领域。这些形式多样的艺术实践强调“技术动态性和原住民文化与知识生产”的有机融合^{[9](26)}, 并借助新媒体、数字技术、网络空间等艺术形式, 构想出一幅幅充满科技感、未来感和数字化的原住民未来。相较于文学虚构作品, 原住民未来主义的艺术创作更加突出“原住民知识的具身性”^[11], 它将流行文化中的图像与叙事, 与特定的原住民美学与知识交叉融合, 生成出一种强化观者参与感和沉浸感的未来体验。例如, 美国迪内族导演纳诺巴·贝克(Nanobah Becker)的电影《第六世界》(*The 6th World*)讲述了一位迪内族女性宇航员将生命带到火星的故事; 加拿大阿尼什纳比族制片人丽莎·杰克逊(Lisa Jackson)的沉浸式VR作品《比达班: 拂晓》(*Biidaaban: First Light*)创造了一个被自然重新接管的未来多伦多; 而美国普韦布洛族艺术家维吉尔·奥尔蒂斯(Virgil Ortiz)的系列展览《普韦布洛起义1680/2180》(*Pueblo Revolt 1680/2180*), 结合了陶绘、短片等艺术形式, 将1680年普韦布洛起义与500年后的未来并置叙事, 跨时空再现了原住民对殖民秩序的持续抵抗。无论在文学还是艺术领域, 原住民知识生产者都展现出一种重塑未来的集体性意识, 即基于原住民的创造力, 为原住民及更广泛的非原住民群体构想一个摆脱殖民意识形态桎梏、更加真实而又充满希望的别样未来。对于影响力不断扩大的原住民未来主义, 丹妮卡·梅达克-萨尔兹曼将其与当代原住民政治思潮与运动联系起来, 认为原住民未来主义是“当代原住民激进政治的艺术表达”^[10]。事实上, 在当前的北美地区, 原住民未来主义与各种原住民激进主义思潮与抵抗运动相互交织, 掀起新一波的原住民政治自决与文化复兴运动。

二、原住民未来主义的类型

自迪伦提请人们关注科幻与原住民知识之间的联系以来, 这一呼声迅速得到回应, 众多原住民作家纷纷用崭新的科幻、推想与奇幻故事, 唤醒古老传统的生命力。与此同时, 围绕原住民未来主义的理论建构与批评实践也不断涌现。2016年, 期刊《推演》(*Extrapolation*)出版了以“发现”为主题的原住民未来主义专刊, 由迪伦担任主编。该专刊汇集了来自文学、电影、视觉艺术等领域的研究成果, 旨在呈现原住民未来主义如何以其连接“形而上精神与现实可测量之物”的认知方式^[11], 为原住民提供重新阅读族群古老本质的新途径。而在最近出版的《劳特利奇科幻文学指南》(*The New Routledge Companion to Science Fiction*)与《劳特利奇共同未来主义指南》(*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Cofuturisms*)中, 原住民未来主义均为关键词条。值得注意的是, 在其理论建构中, 一系列用以概括不同创作类型

的新术语逐渐出现,其中以“原住民赛博朋克”(Indigenous cyberpunk)与“原住民生态反乌托邦”(Indigenous eco-dystopia)最具代表性。这些概念不仅展现出原住民未来主义构想未来的广度与深度,也反映出其对技术反噬、生态危机与性别不公等关键议题的批判性回应。

(一) 原住民赛博朋克

作为最具“硬科幻”特征的原住民未来主义,原住民赛博朋克的出现,是由于原住民未来主义在赛博朋克——这一曾经作为一种科幻文学亚文类,如今已发展成为一种后现代文化形态——发现了与自身相契合的反叛态度,后者同样致力于揭示并颠覆主流意识形态对边缘化群体的剥削与压迫。赛博朋克常常描绘的是一个“人类社会由于科技分配不均”而走向崩溃的反乌托邦未来^[16]。在充斥着人机互联、虚拟空间与人工智能等的未来世界中,全球化与资本主义的扩张使跨国企业、科技寡头成为至高无上的统治者,而被边缘化的个体则挣扎于“由冰冷的金属科技、虚拟现实与罪恶交织的后工业社会废墟之中”^[17]。赛博朋克世界中边缘个体在科技统治下的生存困境与反抗经验,与原住民在殖民历史与当下边缘化处境中的抵抗实践形成呼应。正是在这种经验的共通性基础上,原住民赛博朋克得以将科技未来转化为讲述原住民生存与抵抗的美学与文化实践。

原住民赛博朋克的首要目标是确立原住民在赛博朋克世界中的在场与主体性。自美国作家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出版《神经漫游者》(*Neuromancer*)以来,主流赛博朋克想象普遍受到一种丽莎·纳卡穆拉(Lisa Nakamura)所谓的“默认白人性”的主导^[18]。即便在少数涵盖原住民形象的作品中,如美国作家尼尔·斯蒂芬森(Neal Stephenson)的小说《雪崩》(*Snow Crash*),原住民也往往被描述为落后、原始甚至威胁未来科技进步的负面形象。与之相反,原住民赛博朋克将原住民的生存与延续置于赛博朋克叙事的核心,它通过“揭示原住民的断裂与创伤,并将其转化为疗愈的契机,由此奠定通往原住民自决的主权之路”^{[3](9)}。加拿大梅蒂斯作家米莎(Misha)的小说《红蜘蛛,白网络》(*Red Spider White Web*)构想了一个虽然科技发达,但却充斥核辐射、有毒废料与污染物的未来都市废墟。小说开篇就描绘出一个荒凉、死寂又极具视觉冲击力的“金属的世界”:钢铁大教堂在风中回荡着“奏鸣曲般的警告”,大桥下的化学污河中游动着“畸变的鱼群”,“裹挟褐色云层的风暴顺流而上”,将整座城市吞没在荒凉与恐惧之中;在这样的世界里,人类的身体也不再完整,成为由科技维系和强化的“改良容器”^[19]。不同于传统赛博朋克小说的白人男性主义幻想,故事的主人公库莫(Kumo)是一位梅蒂斯族女性,更准确地说,是一个在保留地基因实验室中被制造出的混合体,兼具人类与狼獾的DNA。她穿行在被白人和富人阶层排斥的都市边缘,而她身体上遭受的残酷医学实验,则勾连起历史上北美原住民遭受的医学滥用的集体创伤,提醒着读者对原住民的殖民剥削从未止息,而是从过去延伸至未来。尽管小说无意叙说一个原住民推翻种族化权力结构的未来故事,但是米莎却借助库莫后人类特征的身体解构了殖民主义对原住民身份的操控。正如斯迪娜·阿特伯里(Stina Attebery)指出,库莫的身体无法被轻易解读,人类、动物与技术的交融使她的身份既难以被清晰界定,也无法被轻易规训^[20]。正是由于这种跨物种、融入技术的模糊性身体,库莫得以与破碎的土地相连,从而重新将自己的身份纳入土地政治与原住民主权的框架之中,在赛博朋克的未来世界中重现原住民的生存抵抗。

此外,从理论向度来看,原住民赛博朋克不仅关注未来叙事,还聚焦于构想未来的叙事媒介,展现原住民知识对虚拟现实、数字未来等赛博空间的重新阐释与界定。作为对物理空间的一种延伸或替代,赛博空间强调人机交互下意识的沉浸与交流,因此常常被描绘为一个超越身体限制以及种族与文化差异的自由开放之地。然而,这种强调身体与心智、现实与虚拟彼此分离的空间认知,实际上建立在西方认识论的基础之上。加拿大梅蒂斯族学者洛雷塔·托德(Loretta Todd)认为,赛博空间体现了西方柏拉图哲学传统对完美形式的追求,本质上是“西方文化在意识到身体与物理世界的有限性后,迫切为心灵与思想找到新的寄居之所”^[21]。这种企图以超越物质现实的方式来实现人类意识对赛博空间的完全掌控的设想,与原住民认识论存在根本性的背离。美国拉科塔族学者克雷格·豪(Craig Howe)

认为, 将赛博空间描述为一个“与特定土地景观的连接无关紧要的场所”^[22], 可能意味着传统知识的进一步流失。而托德则进一步点明了西方赛博空间想象与殖民主义间的同谋关系: 赛博空间延续了西方文化对身体与自然的排斥, 以及对超越尘世的执念, 反映的是殖民主义在现实资源被消耗殆尽之后的逃避冲动^[21]。因此, 原住民赛博朋克尝试立足原住民知识对赛博空间进行本体论上的修正: 相较于西方文化将赛博空间视为超越身体与土地的抽象空间, 原住民赛博朋克将其看作为无法脱离现实物理环境与文化经验的具身空间。在《与机器缔结亲缘》(*Making Kin with the Machines*)一文中, 刘易斯等认为, 原住民世界观中万物相连的亲缘网络, 不仅可以延伸至动物、植物和岩石, 还可以进一步拓展至机器、技术与虚拟空间^[23]。在这一视角下, 万物皆为拥有生命的灵性存在, 技术不再被视为实现意识超越的工具, 而是与人类共存的“非人类同伴”; 同样, 赛博空间与物质现实并非彼此割裂, 而是一个相互依存的整体。

(二) 原住民生态反乌托邦

原住民生态反乌托邦的出现, 是以美国学者汤姆·莫伊兰(Tom Moylan)的“批判反乌托邦”(critical dystopia)概念为基础, 同时吸收了环境启示录文学的叙事传统。它将关注目光从原住民赖以生存的特定地方, 转移至地方与全球交叠、生态灾难与社会灾难并行的未来世界, 想象诸如海平面上升、气候变化等生态危机对原住民生存与生活方式的深远影响。不同于批判反乌托邦着重展现“与当下现实存在断裂的虚构世界”^[24], 生态反乌托邦所描述的灾难往往即将发生, 甚至已经为当下的人们所感知。原住民作家正是借由这种迫在眉睫的危机感, 将自欧洲接触以来的殖民历史与未来灾难联结在一起。在《人类世的原住民科学(小说): 祖先反乌托邦与气候危机幻想》(*Indigenous Science (Fiction) for the Anthropocene: Ancestral Dystopias and Fantasies of Climate Change Crisis*)中, 美国波塔瓦托米哲学家凯尔·怀特(Kyle Whyte)指出: “当前困扰非原住民的气候变化问题, 其实早已经以不同形式在原住民历史上反复出现, 这包括生态系统崩溃、物种灭绝、经济崩塌、剧烈迁徙和文化瓦解。”^[25]换言之, 原住民生态反乌托邦所叙述的并非“即将到来的危机, 而是尚未结束的灾难”^[26]。也正是因为原住民已然身处往昔环境与生态系统不复存在的“末日世界”, 主流反乌托邦叙事所构想的绝对终结, 实际上是一种强加给原住民的虚无图景。对原住民而言, 那些令主流社会陷入悲观与绝望的环境灾难, 只不过是其生存抵抗进程中又一个必须跨越的障碍。这种在反乌托邦生态废墟中孕育希望与转机的叙事, 正是原住民生态反乌托邦区别于主流生态反乌托邦的关键特征。

原住民生态反乌托邦的环境想象根植于原住民自身的文化传统与历史经验, 其核心目的在于揭示并超越主流环境想象的局限, 尤其是对当前盛行的人类世话语中那种以普遍化、无差别的人类经验来构建未来灾难的宏大叙事质疑。面对诸如气候变化等全球性生态危机, 主流环境想象往往通过大规模物种灭绝、生态系统退化、人类社会动荡等人类世情节来构想一个可怕的未来。以气候小说为例, 许多主流作品延续着性别与种族的权力分配格局, 叙事也往往以男性经验为中心。美国作家科马克·麦卡锡(Cormac McCarthy)的《路》(*The Road*)便是典型案例: 小说将末日气候下的生存探索, 象征性地投射在一对白人父子艰难的求生旅程之中。然而, 这种宏大叙事并不为原住民所共享。正如怀特所指出的, 这类叙事通过泛化人类经验, 使得原住民的经验与声音在跨尺度危机叙事与集体性应对策略中被悄然抹去^[25]。马贝尔·格瑞甘(Mabel Gergan)与萨拉·史密斯(Sara Smith)等学者进一步指出, 某些人类世与气候危机的末日论叙述实则是一种“时间上的障眼法”, 这类论述为了逃避具体的责任归属(如定居殖民主义、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 转而凸显一种普遍的人类脆弱性, 并通常以人类最终战胜灾难、获得道德启示并迎来“清零时刻”为结局^[27]。与之形成对比的是, 原住民生态反乌托邦不仅描绘规模空前的环境灾难, 更强调原住民在灾难中所遭遇的多重压迫与环境不公正, 尤其是揭示这些灾难的殖民主义根源。更具体地说, 原住民作家的生态反乌托邦构想, 往往将环境危机与殖民历史相联系, 并视其为“一系列殖民剥夺、种族灭绝与生态灭绝的延续与累积”^[28]。

作为一部典型的生态反乌托邦气候小说,加拿大梅蒂斯作家切瑞丽·迪马琳(Cherie Dimaline)的小说《骨髓窃贼》(*The Marrow Thieves*)设定在一个因气候变化导致“海水上涨、地壳震荡、雨水不断”的未来^[29],加拿大在经历生态崩溃后,殖民统治依然延续。在这一末日世界中,白人因环境灾难丧失了做梦的能力,进而通过猎杀原住民以寻求“救赎”,因为只有原住民保有梦境,而“梦则被编织在原住民的骨髓里”^[29]。小说聚焦于一支由长者米格万斯(Miigwans)带领的原住民少年流亡者队伍。作为故事的守护者,米格万斯一方面为少年们讲述末日的历史起源,以此激发队伍的生存希望与抵抗意志;另一方面,他讲述的故事勾勒出殖民主义与资本主义压迫的历史脉络,从哥伦布大交换到寄宿学校的兴建,再到当下的人类世气候危机。正如基娅拉·绍萨(Chiara Xausa)所言,米格万斯的叙述暗示出一种“强烈的历史延续关系”^[30],即小说中的末日灾难并非独立于历史的虚构事件,而是殖民历史所引发的一系列危机的延续。这种延续性也反映在小说中加拿大政府推行的骨髓提取计划,政府所派出的“招募者”将寄宿学校作为提取场所,而这些学校正是历史上定居殖民主义推行种族灭绝与文化同化的施暴中心。可见,迪马琳并未从一个无差别的物种层面来理解人类之于生态环境的破坏性与脆弱性,而是将环境灾难置入原住民经验与殖民—资本主义历史的连续性之中,视其为一系列压迫与掠夺事件的顶点。在此语境下,原住民拥有梦境的骨髓成为批判殖民主义掠夺与剥削原住民创造力的寓言性表达:它象征着原住民的知识体系,这一体系“本应拥有自主性与话语权,却在殖民逻辑下被抽离语境、暴力转化为可供掠夺与开发的资源”^[30]。

三、原住民未来主义的认识论基础

无论是原住民赛博朋克还是原住民生态反乌托邦,都展现出原住民未来主义构想未来的创造力与多样性。然而,这些类型实践并非孤立生成,而是深深根植于原住民世界观与认识论传统之中。立足于原住民的文化传统、知识体系以及政治诉求,原住民未来主义对科幻、推想等文学类型进行重塑与改造,生成了一套以原住民性为核心的未来叙事“语法”,以此颠覆和重构想象未来的规则秩序。其中,原住民未来性(Indigenous futurity)与原住民科学素养(Indigenous scientific literacy),构成了原住民未来主义的认识论基础,也是其区别于主流白人未来主义的关键所在。

原住民未来性是针对殖民/定居殖民未来性而提出来的,后者根植于西方现代性的时间观。克里斯蒂娜·波德曼(Kristina Baudemann)指出,“虽然未来通常被框定为时间推进的自然结果,但想象未来则受到特定文化与意识形态的支配”^{[12](91)}。在殖民历史与话语规范的作用下,西方现代性往往将原住民定格为原始、落后与野蛮的历史遗存。这种观念无疑滋养了殖民主义的消灭逻辑,即唯有在原住民及其文化被彻底抹除之后,现代性、社会进步与科技发展才能够真正展开。而基于这种时间观建立起来的未来想象,无疑再度延续了殖民主义的知识生产模式,抹杀了原住民及其文化的存在合法性与未来延续性。在马提亚斯·尼尔格斯(Mathias Nilges)看来,殖民/定居殖民未来性所构想的是一种“标准化的时间想象与狭隘的未来观”,带有鲜明的“殖民化、种族化与他者化”特征^[31]。换言之,殖民/定居殖民未来性延续着西方现代性那种自然化与本质化的力量,将原住民放逐在时间之外,使其丧失任何迈向未来的可能性。

与之相反,原住民未来性根植于原住民世界观与认识论。相较于现代西方认识论中的线性、进步的时间观,原住民未来性强调一种过去、现在和未来流动交融、不可分割的非线性时间观。在这一观念中,时间并非沿着单一轴线前行,也不表现为抽象、同质的普遍性概念,而是具有多样化的形态,充满变化、联系与可能性。新西兰毛利学者马克雷·斯图尔特-哈拉维拉(Makere Stewart-Harawira)认为,在毛利人的宇宙观中,过去、现在和未来并非彼此分割的独立存在;过去塑造了现在,并在未来

中得以延续与重构^[32]。同样, 在其提出的“滑流”(slipstream)概念中, 维泽诺强调北美原住民文化中时间的流动性、连续性与体验性。迪伦指出“滑流”这一概念强调时间是一个连续流动的整体结构, 并将其形象地描述为, “过去、现在和未来彼此交汇, 如同航行河道中的水流一般延绵不绝”^[31(3)]。原住民与西方主流时间观之间的冲突表明时间具有政治维度, 以何种形式想象未来, 本质上是一种政治介入行为。西方线性时间观通过限制和贬抑其他竞争性的时间观念, 削弱了关于想象未来的替代性构想。面对这种排他性的时间叙事, 马克·里夫金(Mark Rifkin)提出“原住民时间主权”, 旨在打破西方线性时间的独断性, 恢复那些具体的、多元的, 根植于土地与族群关系的原住民时间观。在里夫金看来, 时间具有多重性, 不同的时间形态拥有自身的节奏与逻辑, 并在关系网络的互动中不断生成, 因而恢复原住民的时间感知与观念, 不仅可以超越“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 同时也为“原住民的表达自决开辟了新的空间”^[33]。

与此同时, 原住民未来性还根植于原住民的殖民历史经验, 及其在当下追求解放与正义的持续实践。西方科幻文学往往将故事设定在一个虚构未来, 因此科幻也常被定义为“认知陌生化”的文学^[34]。然而, 原住民未来性并非单纯指向未来的虚构空间, 同时也面向过去与当下的切身经验。迪伦认为, 末世启示录在西方科幻文学中常常指向遥不可及的未来灾变, 而对于原住民而言, 这种灾难早在欧洲殖民者踏足北美大陆之时便已降临, 他们自那时起便生活在一个“末世后的原住民世界”^[31(10)]。种族灭绝、强制迁徙与文化灭绝的历史创伤, 使得任何原住民个人与群体对未来的期望变得困难重重。埃米尔·埃舍尔(Amir Eshel)因此指出, 处于末日后时代的北美原住民, 实际上面对的是一个“被剥夺了未来感的世界”^[35]。在这样一个不再充满可能性的世界中, 未来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被殖民化了。当未来已经被从历史延续而来的殖民意识形态渗透时, 呼唤原住民未来性便构成了一种去殖民化的当下行动。正如美国迪内族学者卢·科纳姆(Lou Cornum)所言: “在原住民未来主义的想象中, 未来不仅仅是从某个时间向前推进的状态, 而是一种被重新召回并赋予新的意义的历史可能性”。^[36]因此, 在原住民未来性的构想中, 想象未来与历史召回同步进行, 这一过程不仅揭示出原住民群体的殖民历史经验及其当下延续, 还重新塑造了“当前未来想象的隐喻、语义空间与叙事结构”^{[12](22)}, 从而揭露并抵抗殖民主义与种族主义在历史、当下以及未来想象中的系统性延续。

西方科幻文学的未来想象的基础是科技进步话语与科技审美, 而原住民未来主义是否也应当置于科学框架之下, 则亟待进一步追问。迪伦认为, 原住民未来主义虽然同样构想了人类、科技与文明交织的未来世界, 但其认识论根基并非西方科学传统, 而是立足于“原住民科学素养”^[31(7)]。在她看来, 科学概念本身应保持开放性, 应当如原住民未来主义一般被理解为复数概念, 既包括西方科学, 也涵盖原住民科学。与强调客观真理、实验方法与技术的西方科学不同, 原住民科学素养扎根于延续数千年的文化实践, 其核心关切在于维系基于地方的可持续生存方式。在《原住民共同体: 重燃第七火的教诲》(*Indigenous Community: Rekindling the Teachings of the Seventh Fire*)中, 美国普韦布洛学者格雷戈里·卡赫特(Gregory Cajete)将原住民科学定义为“一种使族群能够在特定生物区域中延续的传统、环境与文化知识体系”^{[37](136)}。这一界定凸显出原住民科学的两个关键特征: 其一, 它根植于地方性实践与族群经验, 而非抽象的普遍原则; 其二, 它是一个持续生成的过程, 而非静态的知识体系。卡赫特进一步指出, 通过“环境实践与文化教育”, 原住民科学得以在世代间延续, 从而构成一套“关于世界的指导性思想与故事”^{[37](137)}。尽管它常被误解为原始且缺乏现代科学特质, 但实际上, 它与当代西方的科学反思形成了深刻呼应。法国哲学家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提出的“生成中的科学”(science-in-the-making)概念, 就强调科学知识是在具体实践中, 在人与非人行动者的互动网络中逐步建构的, 而非纯粹源于客观中立的真理追求^[38]。这与原住民科学基于地方经验与持续实践的知识生产方式具有一致性。

在原住民科学中, 最为核心的部分在于如何维持人与自然环境以及万物(动物、人类、灵体, 甚

至机器)之间的关系。而就这一维度而言,西方自然科学的量子物理以及人文领域兴起的新唯物主义,通过对物质主体性、能动性与关系性的研究,试图恢复世界的物质活力,重构人与非人类之间的物质联系。然而这一思想在原住民科学传统中已经得到长期实践与延续。在加拿大莫霍克族学者瓦妮莎·瓦茨(Vanessa Watts)看来,北美原住民的认识论中存在一种具身性的“地方—思维”观念:土地拥有生命,并具备思考能力,而人类与非人类的能动性,正是从这些思维的延伸中获得的^[39]。这种认识不仅强调物质的生命力与能动性,还突出了万物之间彼此互惠与责任的伦理关系。正因如此,迪伦指出,原住民未来主义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不仅将原住民科学视为“西方启蒙的补充”,而且还看作为“二十一世纪精微感知(refined sensibility)的一部分”^{3}。也正是由于原住民科学突破了西方科学的知识体系,尤其是超越了现实与虚幻、物质与精神、人与非人等二元对立的思维框架,以原住民科学素养为根基的原住民未来主义呈现出内涵更为深刻的“科幻”或“推想”特质。贾斯蒂斯就指出,尽管对于世俗读者而言,诸如能够说话的动物、具有意识与情感的石头等灵性能动性,以及人与非人类之间的亲缘同伴关系,往往被视为“幼稚的幻想,甚至是一种病态表现”,但是在大多数的原住民知识体系中,这些却是“真实而深刻的经验性现实”^{[15](141)}。因此,在原住民科学的滋养下,原住民未来主义焕发出独特的文化活力与奇幻色彩,用怀特的话说,相较于主流未来主义,原住民未来主义更加“鲜活生动,且富有生命力”^[25]。

四、结语

综上所述,原住民未来主义在近十余年的发展过程中,已经从最初集中于科幻文学的创作号召,逐渐扩展为涵盖文学、视觉艺术、电影、音乐乃至虚拟现实等多种形式的文化实践。这一创作和批评潮流不仅是一种彰显原住民创造力的美学实践,更是一项致力于延续原住民生存与抵抗的政治实践。通过面向未来的时间性介入,原住民未来主义有效地挑战了以线性时间观和科技进步为核心的西方主流未来主义叙事,并揭示这些叙事背后所依赖的殖民经验与帝国幻想。与此同时,原住民未来主义不仅致力于构想属于原住民的别样未来,更强调立足于原住民认识论、文化与历史经验来构想未来。无论是在原住民赛博朋克,还是在原住民生态反乌托邦中,原住民世界观与知识体系被深度植入未来叙事,从而展现出原住民赖以生存的主体经验与族群智慧在未来世界中依然具有持久的生命力。从这意义上讲,原住民未来主义兼具理论和现实意义,它既是一场原住民文化复兴运动,也是一场具有深刻政治与社会变革潜能的去殖民化解放运动。

在《劳特利奇共同未来主义指南》中,与原住民未来主义并列的还有拉丁未来主义、海湾未来主义与亚洲未来主义。2016年,华裔艺术家陆明龙(Lawrence Lek)提出的“中华未来主义”(Sinofuturism)进一步拓展了全球未来主义的文化语境。通过解构殖民范式、修复历史创伤与重审自身文化的独特性与多样性,这些不同形式的未来主义实践不仅展现了边缘群体对当下与未来世界的深刻理解与责任,还揭示了以合作与关系性为核心的生存方式的现实价值,从而为超越单一未来叙事、塑造更具包容性与集体导向的未来提供了新的可能。而在当前全球南方意识不断高涨的语境下,原住民未来主义对西方中心话语的主动抵抗,以及对自身文化主体性的自觉探索,更是为全球南方国家的文艺创作与批评实践,在承认和发掘自身文化差异性、尊重与推动多元文化交流、重构全球文化与政治秩序等方面提供了规律性的参考。

参考文献:

[1] 林大江. 非洲未来主义[J]. 外国文学, 2018(3): 101-111.

- [2] 徐刚, 胡铁生. 未来主义: 美国华裔文学发展的新趋势[J].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2): 90–95, 128.
- [3] DILLON G L. *Walking the clouds: An anthology of Indigenous science fiction*[M]. Tuscon: The University Arizona Press, 2012.
- [4] RIEDER J. *Colonialism and the emergence of science fiction*[M]. Middletown: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2012: 33.
- [5] 生安锋, 刘丽慧. 论杰拉德·维兹诺的“后印第安”文学世界[J]. 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5): 94–100.
- [6] CARLSON B. “The future is Indigenous,” in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Australian Indigenous peoples and futures*[M]. eds. Bronwyn Carlson, Madi Day, Sandy O’Sullivan, and Tristan Kennedy. London: Routledge, 2022: 17.
- [7] 潘一禾, 郑旭颖. 警惕寻求权力与控制的“科技理性”: 解读 C. S. 路易斯的科幻小说《沉寂的星球》[J].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1): 189–194.
- [8] LEWIS J E. “Preparations for a haunting: Notes towards an Indigenous future imaginary,” in *The participatory condition in the digital age*[M]. eds. Darin Barney, et al.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6: 233.
- [9] FURTADO N K. “Indigenous futurisms,” in *The new Routledge companion to science fiction*[M]. eds. Mark Bould, Andrew M. Butler, and Sherryl Vint. London: Routledge, 2024.
- [10] MEDAK-SALTZMAN D. Coming to you from the indigenous future: Native women, speculative film shorts, and the art of the possible[J]. *Studies in American Indian Literatures*, 2017(29): 139–171.
- [11] DILLON G L. Introduction: Indigenous futurisms, bimaashi biidaas mose, flying and walking towards you[J]. *Extrapolation*, 2016(57): 1–6.
- [12] BAUDEMANN K. *The future imaginary in Indigenous North American arts and literature*[M]. London: Routledge, 2022.
- [13] SPIERS M B. *Encountering the sovereign other: Indigenous science fiction*[M]. Michigan: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21: XVI.
- [14] JUSTICE D H. Indigenous wonderworks and the settler-colonial imaginary[N]. *Apex Magazine*, 2017–08–17(99).
- [15] JUSTICE D H. *Why Indigenous literatures matter*[M]. Waterloo: Wilfrid Laurier University Press, 2018.
- [16] 霍盛亚. 西方文论关键词: 朋克小说[J]. *外国文学*, 2022(5): 118–130.
- [17] LAVIGNE C. *Cyberpunk women, feminism, and science fiction: A critical study*[M]. Jefferson: McFarland, 2013: 11.
- [18] NAKAMURA L. *Cybertypes: Race, ethnicity, and identity on the internet*[M]. London: Routledge, 2002: 33.
- [19] MISHA. *Red spider white web*[M]. Scotforth: Morrigan Publications, 1990: 11–12.
- [20] ATTEBERY S. “‘Lands of chemical death’: Toxic survivance in Bunky Echo-hawk’s gas masks as medicine and Misha’s red spider white web,” in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CoFuturisms*[M]. eds. Taryne Jade Taylor, Isiah Lavender III, Grace L. Dillon, and Chattopadhyay Bodhisattva. New York: Routledge, 2024: 30.
- [21] TODD L. “Aboriginal narratives in cyberspace,” in *Immersed in technology: Art and virtual environments*[M]. eds. Mary Ann Moser, and Douglas MacLeod. Cambridge: MIT Press, 1996: 182.
- [22] HOWE C. *Cyberspace is no place for tribalism*[J]. *Technology and native American culture*, 1998(13): 19–28.
- [23] LEWIS J E, ARISTA N, PECHAWIS A, and KITE S. “Making kin with the machines,” in *Feminist AI: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data, algorithms and intelligent machines*[M]. ed. Jude Brown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3: 19.
- [24] SCOTT C. “Changing landscapes”: Ecocritical dystopianism in contemporary SF literature[J]. *Transmotion*, 2022(8): 10–38.
- [25] WHYTE K P. Indigenous science (fiction) for the Anthropocene: Ancestral dystopias and fantasies of climate change crises[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E: Nature and Space*, 2018(1): 224–242.
- [26] SCOTT C. (Indigenous) place and time as formal strategy: Healing immanent crisis in the dystopias of Eden Robinson and Richard Van Camp[J]. *Extrapolation*, 2016(57): 73–93.
- [27] GERGAN M, SMITH S, and VASUDEVAN P. Earth beyond repair: Race and apocalypse in collective imagination[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2020(38): 91–110.
- [28] DAVIS H, TODD Z. On the importance of a date, or, decolonizing the Anthropocene[J]. *ACME: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Critical Geographies*, 2017(16): 761–780.
- [29] DIMALINE C. *The marrow thieves*[M]. Toronto: Cormorant Books Inc, 2017: 26.
- [30] XAUSA C. Decolonizing the Anthropocene: “Slow violence” and Indigenous resistance in Cherie Dimaline’s *the marrow thieves*[J]. *IL Tolomen*, 2020(22): 87–100.
- [31] NILGES M. The temporal imagination of Indigenous futurisms[J]. *College Literature*, 2023(50): 432–456.

- [32] STEWART-HARAWIRA M. The new imperial order: Indigenous responses to globalization[M]. London: Zed Books, 2005: 42.
- [33] RIFKIN M. Beyond settler time: Temporal sovereignty and indigenous self-determination[M].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7: 4.
- [34] SUVIN D. Metamorphoses of science fiction: On the poetics and history of a literary genre[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9: 4.
- [35] ESHEL A. Futurity: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and the quest for the past[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3: 3.
- [36] CORNUM L. Seizing the alterity of futures: Toward a philosophy of history across Afrofuturism and Indigenous futurism[J]. *A Journal of Critical History*, 2023(13): 166–191.
- [37] CAJETE G A. Indigenous community: Rekindling the teachings of the seventh fire[M]. Minnesota: Living Justice Press, 2015.
- [38] LATOUR B. Science in action: How to follow scientists and engineers through society[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6.
- [39] WATTS V. Indigenous place-thought and agency amongst humans and non-humans (first woman and sky woman go on a European world tour!)[J]. *Decolonization: Indigeneity, Education & Society*, 2013(2): 20–34.

Indigenous Futurism: Its evolution, types, and epistemological foundation

HU Zhihong¹, SONG Maoru^{1,2}

- (1. School of Humanities,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Chengdu 611756, China;
2.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Chengdu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Chengdu 611730, China)

Abstract: Indigenous Futurism has, over the past decade, emerged as a significant creative and critical trend in the fields of indigenous literature and art. It seeks to transcend the grand narratives of white-supremacist futurism by envisioning futures centered on indigenous existence and culture. In the process of its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this trend has not only generated subgenres exemplified by indigenous cyberpunk and indigenous eco-dystopia, but also simultaneously established an epistemological framework grounded in indigenous futurity and indigenous scientific literacy, hence further positioning “Indigeneity” at the very heart of technological imagination and futurist narratives. Indigenous Futurism constitutes both a highly innovative aesthetic practice and a decolonial endeavor aimed at revitalizing indigenous culture and tradition while pursuing self-determination for indigenous communities for both the present and the future. Its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not only create new possibilities for constructing a more just, inclusive, and plural future, but also offers critical insights for the Global South in moving beyond Western-centric discourses and fostering mutual learning and exchange among diverse civilizations.

Key words: Indigenous Futurism; indigenous cyberpunk; indigenous eco-dystopia; indigenous futurity; indigenous scientific literacy; Global South

[编辑: 陈一奔]